

2026 陇南 诗歌迎春

编者按 一岁光阴龙藏迹，万里诗程马踏春。新春伊始，本报副刊《竹实》栏目推出陇南八县一区诗人2025年度在重点文学平台及文学刊物上发表的诗歌作品，邀您共赴一场诗歌盛宴。今日推出徽县、康县篇，敬请关注。

【徽县·康县篇】

高山平湖

◎ 庞彩芹

它是有附件的
上升中的脱离
是看不见的

为了趋于平静达到理想中的海拔
为了追求平淡获得蔚蓝
它一路上做尽了减法

减却臃肿的多余的部分
远离喧嚣红尘万丈
不停地掏出心中的清激明净
于高原的腹部
将它们铺展开来

就像是唐僧师徒在晒经石上晾晒经卷
盐场的工人在海边晾晒白盐
所有的阳光都奔赴高山平湖

(刊于《民间好诗》)

羊皮筏子(外一首)

◎ 荆秀成

黄河滩头的羊
和滩边的先民一样
生不离黄河
死不弃黄河
以生命的另一种方式
紧紧依偎在河的怀抱

我的先民和父辈们
因为热爱黄河
紧紧依偎 忘却爱恨情仇
因为敬畏
我只能远远看着你
默默念叨你的名字

水车

经风雨
或严寒酷暑
黑色的皮肤刻满深深的沧桑
依旧不紧不慢转动着

仿佛年轮日夜不息
仿佛线车
把黄河浑浊的水一圈一圈拉成线
浇铸生命
一转 就是一生

(刊于2025年7月23日《民主协商报》)

秋韵

◎ 张芳学

伴着流水的琴弦
野菊花迎风而舞
一声雁鸣
带着淡淡的凉意
消失在山那边

大树抖了一下身子
蝴蝶样的树叶
飞舞成一种意趣
慢慢地落在地上
铺成一条松松软软的路
通向旷野之外

(刊于2025年9月24日《甘肃日报》)

星空

◎ 张巧红

就这么遥远地看着你
璀璨
就好
这样繁茂而干净的星空
我们有多久没见了
是在麦垛上躲猫猫时的那一片夜空
还是傍晚在大槐树下讲鬼故事时
偷偷瞥见的星星
一个人在异乡的星空下
突然就有了回归的感觉

(刊于《北京诗派：作品与阐释》2025年7月版)

我总是怀念那些美好

◎ 杨晓琴

从来没有想太多
只是心存善念
世界这么美好
我不过是一株小草
天那么高，云那么淡
念与不念都在其中

我总是怀念那些美好
或一个夜晚
就那么一个安逸的场景
一次倾心的畅谈
人生不过是一个舞台
我把自己雕刻成季节的缩影
读一卷经书，修心千年

我庆幸被阳光温柔地抚摸
那一刻的幸福万紫千红
我也翘首盼望一场雪
最好白茫茫一片覆盖大地
天之涯，海之角
不是闹剧，不是表演
却已耗尽我的一生

(刊于《绿风》2025年第3期)

西狭颂(外一章)

◎ 刘彦林

石头固守坚硬的秉性，山岩的面目遍及冷峻，
这是神情的一种表达，有风雨深凿浅刻的
印痕。
河水是温柔的替身，低吟浅唱里藏着几分羞涩，
每与石头狭路相逢，被撞碎的部分，会开出人世间
最纯美的花。
挺拔的树木，灵魂从来没有屈服，一些枝柯已经
丢盔弃甲，另一些还把碧绿披在身上，像山盟海
誓保守着忠贞从终的执念。
零星的雪花适时落下来，把大地上所有的寒凉
吻出充裕的感动，真诚盈胸，却不轻易说破。

(刊于《星星·散文诗》2025年第2期)

田柳村

太白山身姿挺拔，田地偎在它的脚跟，草木是大地上自由生长的毛发，任一处刘海生发的脉脉深情，都比青泥河还要悠长。柳树已经隐退，唯留预告春天的名字。村口的大核桃树下，晒太阳的老妪眼里闪着丰盈的阳光，比屋檐下的玉米还要懂得幸福之味。风沿着山路寻找生活的密码，向着屋脊的视角轻敲门窗，指尖带着甜蜜心情酝酿出的苞谷酒那样绵密而葱茏的欢喜。

(刊于《星星·散文诗》2025年第2期)

春晨

◎ 勇康

这些普通的日子，母亲
总是薄明即起
她的身影在早春料峭的晨光中
晃动如一团雾霭

社火生起了 红光刻上经年的墙壁——
日子的铭文温暖又清晰

面茶在罨罐内沸腾
木柄的铁勺里 飘出生活诱人的香味

脚步匆匆 吱呀作响的柴扉外
猪食烫好 鸡圈打开——哦
这新的平凡的一日呵

“要耐心，要接纳一切，
要推着生活的轮子走”。

——害病十多年了，母亲
经常头晕 乏力 内心风雨如织
但从不叹气，从不停歇

这个春天的早晨 母亲忙碌的一隙
我凭空远望
一只翻飞的黑鹰沉落在苍茫、苦涩的山野
母亲的一生都陪在这里

(选自《诗陇南》)

一个人跋涉的春天

◎ 焦杨

我喜欢一个人跋涉，顺着
老藤树的纹路。在空旷的雪地里
傲立的松柏，蛰伏的枯草，满天的星子
以及还在与风较劲的孤鸟，都随我同行。

大多时候，我被人群包围，言语
和复杂的气息裹挟着我。这时一声嘶鸣，
一辆没有灯光的汽车疾驰着切开夜色——

我崇拜希比，那个为米底特斟酒的女侍
身体完好、健康、强健的少女，
她经过的地方，都成为春天本身。

而比春天更接近春天的，是让春天
得以成为春天的力量。希比，那便是你。

(刊于《陇南文艺》2025第3期)

黎明的鸟鸣

◎ 赵琳

清晨，山峦衔接着云层的抬升
推窗山外，昨晚群峰之巅
消失的星辰，燃烧的余温
进入鸟群。我们出发之前将火堆熄灭
几头羊趁早在啃食青草
春天远去，盛夏的高温还远
但牧羊人一次次起得更早
像是一遍遍催促所有的草疯狂生长
并让草在羊群的俯身中
完成反复折损和枯荣的一生

鸟群绕过山脊，谷中山花盛开
羽翼宛如流星般钻入草丛
那里有更多的同类在深处呼唤
在等候队伍穿越迷雾的森林
我们也不能再等了
鸟待过的营地上，我将一片
沾着黎明的羽毛收藏书中
梦中塑造的虚幻
——晚点列车，夜宵过半

凌晨营业的小卖铺，胡子拉碴的归乡者……

而我比起众人，更想在风暴来临之前
攀援到山顶，像鹰

(刊于《诗刊》2025年第12期)

给孩子们种星星

◎ 高钰

我给孩子们说，春天的草
正在酝酿绿色
俯身大地，就能听见草发芽的声音
在泥层下回响

一位孩子说，它们的根须
深埋大地
像一颗颗大地上未爆的惊雷

一位孩子说，草生长的地方
会有星星安家
而他们像星星一样
也会乘坐火车前往更远的辽阔

这群少年播种的群星
在运行中发现
春天已经到了
柳树抽枝，无限美好

故乡不是纪念碑
是在草木蔓延的春天
教会孩子们种星星
让他们在人生的原野绽放光芒

(选自《诗陇南》)

落梅

◎ 刘雅倩

当树根上残留的雪
在下一缕光照中就要消失
故乡的这个夜晚，澄明如水的
月色里，我独自徘徊
想象一位故人姗姗来迟，梅花

走过岁月漫长
也曾浸染一段梅妻鹤子的佳话，
在季节的轮换中闪烁高洁到朴素的美：
“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

就在这样沉醉的夜晚
被它们淡然的香气，惊醒
春天聊赠枝头。
飞雪盈盈，微风轻拂
如今睹物思情
人未归，而落梅凋零

(选自《诗陇南》)

梅园的月

◎ 朱晓光

请扬起你的头颅吧
请扬起你无双的歌喉

这淡黄的一轮月牙
步履沉重的半块车轮 缓缓驻足山冈

这是幸福的生活
是比诗歌更加寂寞纯粹的渴望
激越高亢 跳动
在油菜花地，在田野，在树木中

一切照旧在进行着
让我头顶爱意渐渐变冷
只到我也成为这无边的清辉

在安静地倾听

(刊于诗集《蛰居》)

在康南碧绿的小镇上

◎ 段靖

如今我来到康南碧绿的小镇上
一个孤独的漫游者
像无形之风，自然拂过
甚至像另一个神迹世界的使者
在无人知晓的年代
作唐突的闯入者

碧绿的小镇，阔叶植物的王国
阔叶植物用阔大手掌
把阳光架在高过岩石数丈的天空
使我目睹阳光下的黑暗
那时整个亚热带阔叶林中的罪恶
碗口粗的巨蛇正忙于，吞噬活物
另一条游弋、寻觅、探索的红信行走时毕剥暴响的骨节
实际上演绎了这个时代的悲剧

生发于枯朽之根的菌集
在阔叶林幽暗的光里
做着重见天光的梦
梦使它们迅速膨胀
加速行走自取灭亡的路上
近视的菌类，请固守你们心灵的幽香
请珍惜幽暗中潮湿的温床
而我只是幽冥之界无形的风
在你们的梦和怀念中请轻轻刮过

当我漫游在康南碧绿的小镇上
迎面走来衣着朴素的女子
不着粉色的面庞携带着羞涩的微笑
噢！这最后一朵民间的向日葵
我曾在哪一条乡道遇见过

戏水的童谣 纳凉的蒲扇
容我在碧绿的小镇的任一隅
息宿一夜，将在天明的露珠上赶路

(选自《诗陇南》)

梅园

◎ 李锐

从第一回来到现在
我没见到过一株梅树
但这丝毫不影响我对梅园的挚爱
那柔软如绸缎的流水、浓密而芬芳的树林、沁人心脾的茶树
还有那结满乡愁的房屋、炊烟、小路
就连每一个随处可见的石子
都是我爱上梅园的理由

我聆听过梅园清晨的鸟鸣
抚摸过梅园夜晚的宁静
蹿过梅园正午的波涛
也沐浴过梅园傍晚的夕阳
我在这里沉醉
在这里痴狂

也许有一天
在我踏遍大江南北之后
我疲惫的足迹终究落脚在梅园
和心爱的人一片山、三亩田、两间土屋
清晨饮马
傍晚煮茶
直到夕阳西下

(选自《诗陇南》)